

工农兵作品



勤学苦练

解放军通俗读物编辑部编

通俗读物出版社

內 容 說 明

343.4

873

收集在這本書里的一些短小文章，都是反映我們人民解放軍正規軍事訓練的小故事。這些小故事，表現了人民解放軍初級軍官和廣大士兵，為了保衛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，和防禦帝國主義侵略，並隨時準備解放祖國的領土台灣，正在緊張地進行軍事訓練。他們積極學習蘇軍先進經驗，克服狹隘保守思想；他們積極鑽研軍事技術，熟練地掌握手中武器；他們把操場當作戰場，以實戰要求進行訓練；他們嚴格執行條令，克服游擊習氣，養成正規作風；他們不怕一切艱難困苦，勤學苦練，決心把我軍建設成為一支強大的正規化現代化的國防軍。

書號：0744

勤 學 苦 練

編 者：解放軍通俗讀物編輯部

插 畫 者：王 耀 等

出 版 者：通俗讀物出版社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051號

（北京香餌胡同73號）

印 刷 者：寶 文 堂 印 刷 廠

（北京崇文門外三里河大街37號）

發 行 者：新 華 書 店

開本：787×1092 1/32

印數：1—80,000

字數：13千字

1956年4月第一版

印張：1 3/18

1956年4月第一次印刷

定價：(4)一角

目 錄

- 一 張志武和劉洪斌·····馮立中(2)
- 二 兩次急行軍·····習 彥(12)
- 三 偵察·····雲 波(16)
- 四 勤學苦練·····吳思九(23)
- 五 青年飛行員宋中文·····白 艾(30)
- 六 第一次跳傘·····袁嘉耿(37)

張志武和劉洪斌

馮立中

“他和從前可不一樣啦。”

那還是在五、六年以前，劉洪斌家裏住的解放軍三天兩頭去襲擊鐵路沿綫的敵人砲樓。有時，深夜裏聽到遠處有槍聲，第二天一打聽，不是那裏拔除了一個據點，就是這裏抓了一批“還鄉團”。劉洪斌雖然還是個十四五歲的孩子，可是，對這些解放軍同志們却羨慕極了，覺得他們都是英雄好漢。他尤其羨慕的是那些扛着花眼機槍的機槍射手。因為他聽人說：好的機槍手，瞄準了敵人以後，“嘎嘎嘎……”一掃，敵人就倒下一溜。

在他家住的，是一個機槍班。班長張志武是個二十歲的年輕小伙子，平時工作上很

嚴肅，打仗也是出名的勇敢；可是一到玩的時候，不管老人孩子，都能跟他拉到一堆。戰士們打仗或出操上課回來，劉洪斌常到班裏去玩，他一見到機槍，就眼熱得不行，總想到跟前去摸摸。張班長見他這股勁，很喜愛他，有工夫就比試着教他怎麼瞄準，怎麼壓子彈，怎麼掃射……可是，就是不准摸。劉洪斌饒得不行，張班長就逗他說：“你喜歡這傢伙，也報名參軍吧，也當一名機槍手！”

“人家也得要我呀，嫌我不夠個兒！”

“別着急，國民黨反動派、帝國主義在世界上存在一天，就總有仗打；槍總要有人拿，你再待個三、四年，不就長夠個兒了？”

劉洪斌真是從心眼裏喜愛張班長，羨慕張班長。

四、五年以後，劉洪斌果真參軍了。一入伍，就要求當機槍手，要像他從小聽人們說的戰鬥故事裏的那些英雄們一樣：“……他眯着一隻眼，把機槍口瞄準敵人：‘噠噠噠……’機槍

叫了，敵人一溜溜地倒下去……”這樣，對付反動派和帝國主義侵略者，該多痛快呵！

可是上級沒立刻答應他，分配他在某團團部當了幾個月通信員，正規訓練快開始時，才把他調到機槍連。

劉洪斌高高興興地到了機槍連駐的村子，沒放下背包，就到連部去見連長。

連長聽完他的話，看完他帶來的材料，稍愣了一下，然後滿面笑容地握住他的手說：“呵！你不是棗莊的劉洪斌嗎？坐下，坐下！看你已經長得這麼高了，要不聽口音，不看材料，真認不出來呢！哈，你到底‘長夠個兒’啦！”

劉洪斌胖胖的紅圓臉更紅了。他真沒想到：他經過營部時剛聽人介紹過的這位大功連長，就是早年在他家住的機槍班長張志武。他高興得簡直不知先說什麼好，衝口就說：“調我到這兒來，我真沒想到哇！以後連長可得多幫助我呀！”

張志武笑着說：“這，當然啦！現在，不但

不再禁止你摸機槍，還要你整天和機槍做伴，交成頂好的知心朋友呢！”

練兵開始了。劉洪斌憑着他那年輕的一股熱勁兒，很快地熟悉了他的武器，記清了射擊要領。每個科目測驗時，他都得了五分。

七月裏，天氣燥熱，山崗上的每一塊石頭每一片土地都被太陽晒得滾燙。機槍連在山坡上挖了掩體，準備第一次射擊演習。

戰士們進入陣地後，天氣忽然變了：從南邊天空上滾過來厚厚的烏雲，一陣涼風襲過後，大雨點子夾着小冰粒，一齊砸到戰士們的臉上、身上，霹靂一個跟一個，像炸彈在空中爆炸一樣，從頭頂上轟隆隆響着滾過去。

劉洪斌站在掩體裏，被雨淋得活像個水鷄，他努力睜開眼，測量着排長指示的射擊目標，可是雨點却不管三七二十一地直往他額上、眼裏澆，弄得他兩眼怪難受：“嗨，這樣的大雨準沒什麼演習的了，一會兒大概就得集合回去……”他這樣想着，就把眼睛緊緊閉起，

讓雨水順着眉毛流到兩腮上，好漬不着眼睛。

“劉洪斌同志，你的射擊目標距離是多少？”張連長的聲音在他背後響起來。

劉洪斌急忙睜圓兩隻眼，看了看山坡下面排長指定的三個矮樹叢——他還沒測量清楚呢，怎麼回答？

“正前方矮樹叢，距離——距離，七百，六——六十公尺！”他並未仔細考慮這個數字確實不確實，答完了，自己也覺得臉紅、心跳。

張連長跳進他的掩體，從他肩膀旁邊望了一眼，說：“不對，再看看，第一個矮樹叢距離是多少？第二個離第一個又有多遠？……假使敵人的散兵羣在這三個樹叢裏隱蔽起來，你要怎樣對付他們？要好好想一想。”當劉洪斌努力睜着兩眼測量那幾個樹叢時，連長已跳出掩體，在坑沿上對他說：“你的表尺裝定也不對，觀測好了，要認真修正。”短短的幾句話，說得怪硬的，說完，扭頭就奔別的掩體去了。

劉洪斌的心裏像憋了個大疙瘩：“也不想想今天是什麼天氣，又不是真的在打仗，還淨找這鷄毛蒜皮的地方——這叫多多幫助我嗎？……我看他和從前可不一樣啦！”

早已超過了從前——

自從那次演習以後，劉洪斌總是皺着眉頭，覺得到了機槍連以後，許多情況和自己原先想的完全兩樣：一來是連長在演習中指出他的缺點，下來又批評了他兩句，思想上接受不了，認為又不是真打仗，碰上壞天氣，幹嗎要求那麼嚴？二來是回想起五、六年以前，張志武還當班長時，在自己家住着是多麼愛說愛笑，和他好像親兄弟，現在當了連長，自己在他領導下當戰士，為什麼就用這樣態度對待自己呢？

有一天遊戲時間，連部通信員到班裏來找劉洪斌，說連長有事找他。劉洪斌到了連部，按照“內務條令”上的規定喊了“報告”，敬

了禮之後，和連長面對面站着，心裏很不自在。張連長却笑着說：“現在是遊戲時間，咱們到村邊上蹦蹦吧！”

他倆並着肩，直向村邊的大道走去。

張連長首先開口說：“你還記得四、五年以前，我們打的那些仗嗎？”

“怎麼不記得！現在村裏的老百姓人人都當故事傳說呀！那次解放昌黎時，我還參加了担架隊呢！”一提起幾年以前的那些故事，劉洪斌的勁頭就上來了，心裏的不自在也丟了，兩隻閃着光的眼睛帶着些孩子氣，直望着連長。

“是呀，劉洪斌同志！你是老解放區的人，從十幾歲上就知道許多戰鬥故事，見過許多英雄人物，也參加了不少鬥爭。你從小就想着當個出色的機槍手，當個英雄，這是好的。可是，你對怎樣成為一個真正的戰士，尤其怎樣在今天的和平環境中鍛鍊自己，還有很多地方沒認清。……”

從張連長這緩慢平靜的聲調裏，劉洪斌又感到一種像哥哥教弟弟似的情誼。可是，這話和幾年前，張班長拿他當小弟弟，逗着他玩的那些話的味道又不一樣了，這幾句話，一開始就鑽進了他的心裏。

“解放昌黎城那次，你也聽說了吧？東門上敵人設了非常隱蔽的機槍火力點，火力很猛，阻礙着我們部隊登城。怎麼解決它呢？爆破嗎？不行，人根本接近不了它；用砲轟嗎？那時，咱們的砲哪像現在這樣方便呵？這時最得勁的，就是好的射手，對準敵人的槍眼，‘嘎嘎嘎’來一梭子。……”

“對啦！那次打完仗，老百姓也都說：部隊出了神槍手啦！說東門上的敵人火力點是咱們用一梭子機槍解決的——嘿，這可不容易，都傳成神話啦！”

“是呀！在緊急的關頭，優秀射手是可以在戰鬥的勝敗上起很大作用的。那次，先頭部隊進入城裏，攻打鼓樓時，也是同樣情況：

敵人在鼓樓上安了六挺重機槍，交織着向我們掃射；這幾個火力點，也是用機槍掃掉的：幾梭子子彈射進碉堡的槍眼裏，敵人的機槍才成了啞叭。……”

“這些，當地老百姓也都聽說啦！戰鬥結束以後，各村羣衆都打算給部隊慶功呢！嗨，那時我真想看看這幾個神槍手呀！可是打完仗你們就開走了，一直沒回來，也不知這些英雄都是什麼人。”

連長聽他說完，嚴肅地說：“現在，不是找這些英雄賀功的時候啦！是要學習他們經過怎樣的鍛鍊，才成為英雄的時候了！”

劉洪斌瞪着兩隻明亮的大眼，看看連長，心裏已猜到：在營部聽說連長立過大功，八成就是在打昌黎時立的功，八成他就是當地老百姓沒打聽出名字來的那個神槍手。他不言語，等着連長說下去。

“那時，老百姓只聽說打仗，只聽到些戰鬥故事，可是沒有人注意我們在操場上怎樣

操練呀！我當戰士的時候，部隊雖然不像現在這樣正規化，可是平日在操練上也嚴格得很吶！我們的老連長就特別強調這一點：演習時，不僅假設出各種情況，他還特別愛挑各種怪天氣：刮風、下雨、下雪……他說：‘這種天氣常常被敵人利用襲擊我們，也是我們進攻敵人的好機會，演習，就要像真的一樣。’在操場上、演習場上，誰要馬虎一點，他就當場親手糾正，下來還讓你作檢討。有些當場受批評的同志當時心裏不痛快——和你一樣，認為這又不是真打仗，可以‘靈活’些，做錯了也沒啥損失，何必這樣找小毛病？可是，經過戰鬥考驗，誰都從心眼裏佩服老連長，說他眼光遠。——真的，要不是平時在練兵中就下了一番苦工夫，說不定打昌黎那次，部隊要增加多少傷亡呢！”

劉洪斌聽着，想起這幾天自己思想上擰的那兩個疙瘩，心裏感到一陣慚愧，臉上起了一陣羞紅。他覺得：連長不但仍像從前那樣

像對待小弟弟似的喜愛他，而且，這種喜愛早已超過從前——裏邊有首長對下級的責任心，有同志的友誼，有兄弟般的愛護……

兩次急行軍

習 彥

去年，我剛到班裏的時候，首長和同志們對我真關心。他們經常幫助我學習文化，耐心地教我軍事動作。我自己呢，也抓緊學習。正規訓練開始，那怕是刮風下雨，就是連衣服濕透了，我都沒有叫過一句苦。

有一天夜晚，大概是三點鐘的時候，突然，緊急集合的號音，嘟嘟嘟直叫，把我從夢中驚醒。班長緊接着說：“同志們，有戰鬥任務，快把背包打好。”集合好了，團首長說：“距我們這裏十五公里的大壩橋，有敵軍空降部隊，我團奉上級命令在兩點鐘內趕到消滅

它。……”我偷偷地問：“班長，是不是要打仗啊？”班長高興地對我說：“你平時學的戰術、射擊，這次都得用上啦！”“對！我這回可得打它幾個活靶。”我高興地回答班長的話。

還沒有走出一里路，劉利華從後面趕上來對我說：“江得來同志，這次急行軍你還是第一次，要是跟不上的話，我來幫你揹槍。”“算了吧，我保證不會掉隊。”我一邊說；一邊想：“你不要小看人，我的正規訓練計劃還沒有實現哩，到什麼時候也忘不了。……”

可真怪，路沒走到一半，我已經累得氣都接不上，腿也走疼了，好像揹石頭上山一樣，越揹越重。這時，我把背包往上聳了一下，又把背包帶收緊了些，咬緊牙，忍着疼，跟着大家走。誰曉得班長知道得那麼透，轉過身，二話沒吭，就把我的槍給拿走了。“不，班長，我……”沒等我說完，班長說：“我知道你的身體弱，又是頭一次行軍，光揹着背包跟上就是不錯啦。”

誰知道，往前走不到二公里路的樣子，腦子嗡嗡直叫，天好似在旋轉，終於掉隊了。

回家後，我沒吃飯就睡了。我想：幹什麼事也不比別人差，戰術、技術學習成績都很好，連首長還不斷地表揚我呢。可是，我訂的計劃，不但沒有實現，還掉了隊。……正想着，有人在輕輕地推我，回頭一看，是班長來了。他手裏端着麵條湯，叫我吃。可是我怎麼吃得下去呢？我心一酸，就掉下了幾點淚。班長看見我流出了眼淚，就安慰我說：“好同志，不要難過。這次掉隊，並不是你願意這樣作。你的身體弱，決心再大也是不行的。當一個正規化現代化的國防軍戰士，沒有強壯的身體，是不能在現代化作戰中取得勝利的。你這次急行軍掉隊，這是由於你平時體育鍛鍊不夠。……”班長的話，解開了我心裏的疙瘩。是的呀，每天晚飯後，別人打球啦，翻槓子啦……我老是撲克不離手，上個星期日打撲克連午飯都忘了吃。想到這些，我真是慚愧到極點。



插圖者：張欽若